

摘自《普菴印肅禪師語錄》
(或名：普菴錄)

統宗判元錄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普潤有感貫誠隨永日 庵景無私降福與時增

統宗判元錄（並序）

解空全體得無相，而普能入一切諸相者，可以統宗。了心如實證不二，而普能入一切諸心者，是謂判元。苟或未然，皆成妄想。噫！佛意玄妙，非世間能。直是六通正徧，神用不空；以無作智，而十波羅蜜現前，不妨下箇注脚。以無量慧，而百千三昧全彰，一任舉拈古今。既到這裏，師子子須師子吼，狐狸兒定野干鳴。巴歌纔舉世皆唱，雪曲高揚和勿人。莫怪佛法無多子，大死中難得活身。不因如是，爭分別百則？汪洋寫未真爾！時大歲乾道五年解夏日序。

舉：菩提達磨大師。梁武帝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師曰：「廓然無聖」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師曰：「不識。」

拈云：世王共法王相見，雪上加霜；龜毛與兔角交加，是誰親睹？普菴則不然。好問梁武帝：「陛下見箇什麼？」良久云：「只消一箇，達磨不識。」

周匝無餘不著言，未離竺國意光圓，廓然無聖誰饒舌？萬古騰輝世莫傳。

舉：菩提達磨大師。神光斷臂，立雪而問：「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」師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」光曰：「我心未寧？乞師與安。」師曰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光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！」師曰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

拈云：諸人道，達磨面壁九年；普菴道，達磨一時無識。是人道，神光失錢遭罪。唯我道，二祖爲人著力。且道將心請師安者，是什麼心？與汝安心竟者，是何物？若道有，二祖尋不得；若道無，達磨安心竟。咦！太陽正照，凍釋冰消。迷悟是誰先起立，忘軀失命老婆心；東西豈離摩耶腹？南北彌綸針不任。

舉：三祖僧璨大師。四祖道信禮師曰：「願和尚慈悲，乞與解脫法門。」師曰：「誰縛汝？」信曰：「無人縛。」師曰：「何更求解脫乎？」信乃言下大悟。

拈云：者箇公案，檢點將來，正是三祖不解脫！我若當時見恁麼問，便擗脊與一棒，令使百雜碎，成箇沒量漢，賴得言下有省。若不如是，只就者裏，縛殺諸人。

且道四祖得見箇什麼，便於三祖言下大悟？（良久云：）不妨速道！速道！！一念心開解脫門，倒騎鐵馬遶昆侖；一條脊骨純金打，傳與人間蔭子孫。

舉：江西馬祖道一大師。有僧於師前作四畫，上一長，下三短。問云：「不得道一長三短，離此四字外，請和尚答。」師乃畫地一畫云：「不得道長短！答汝了也。」忠國師別云：「何不問老僧？」

拈云：馬師當時只具一隻眼，所以費力；於地上饒一畫，更不得道長短。子細思量來，馬師亦不曾離此四字外答著這僧。若教普菴見有此等精靈，畫長畫短，便向渠頂門直下一穿，永劫教這僧動不得。國師著語曰：「何不問老僧？」此義則不然。說若問國師，我也知你不奈何。

不奈何，不奈何；一長三短大誑訛；當時不是江西老，一口橫吞起碧波。

舉：杉山智堅禪師，一日普請擇蕨菜，南泉拈起一莖云：「這箇大好供養。」師云：「非但這箇，百味珍羞，佗亦不顧。」泉云：「雖然如此，箇箇須嘗佗始得。」玄覺云：「是相是語，不是相是語。」

拈云：杉山普請大眾擇蕨，只得一覺。活玄覺要相見也，也大難！也大難！

微見無私欲度人，如張羅網罩飛禽；千萬之中不得一，好申供養老婆心。

舉：百丈惟政禪師。有老宿見日影透牕，問師曰：「惟復牕就日？日就牕？」師曰：「長老房內有客，歸去好。」師問南泉曰：「諸方善知識，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？」泉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？」泉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說似人了也。」泉云：「某甲只恁麼說，師伯作麼生說？」師云：「我又不是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底法？」泉云：「某甲不會，請師伯說。」師云：「我大殺爲汝說了也！」

拈云：百丈卻知老宿房內有客，老宿且不知房內有百丈。試斷看！百丈問南泉，五千四十八卷之外一句。南泉又道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據令而行，依款而結。百丈甚深，南泉大淺；淵澄不二，無物不現。

未解空時決定疑，速教歸去莫令遲；諸方罕辯無聲句，師子還生師子兒。

舉：江西馬大師。有講師來，問云：「莫是師子兒不？」僧云：「不敢」。師作噓噓聲。僧云：「此是法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法？」僧云：「師子出窟法。」師乃默然。僧云：「此亦是法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法？」僧云：「師子在窟法。」師云：

「不入，是什麼法？」僧無對。百丈代云：「見麼？」

拈云：「是人傳馬大師即心即佛，我見馬大師非心非佛。學徒皆看馬祖弄師子，唯我道馬大師弄豹兒。不免弄到不入處，直得這僧亡鋒結舌，更和大地人失卻性命○噫！慚愧一切在這裏。」又云：「百丈猶在。」

潦倒禪和足指天，被玄懸得到連顛；隨聲逐色非明眼，覲面全包更沒言。

舉：石鞏惠藏禪師。師問西堂：「還解捉得虛空麼？」西堂云：「捉得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捉？」堂以手撮虛空。師云：「作麼生恁捉虛空？」堂卻問：「師兄作麼生捉？」師把住西堂鼻孔拽。西堂作忍痛聲云：「大殺拽人鼻孔，直得脫去。」師云：「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。」

拈云：石鞏十二時中幸然無事，敗弄死屍，當什麼奇特處？雖然如是，爭奈西堂不信有鼻孔。我道石鞏，一場敗闕非細。

教人夢裏撮虛空，要顯盲參離相通；色即是空空是色，色空不異體還同。

舉：紫玉山道通禪師。于頤相公問：「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，漂墮羅刹鬼國？」師云：「于頤客作漢，問與麼事作麼？」于公失色。師指云：「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

國！」于公又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喚于頤。頤應諾。師云：「更莫別求。」有僧學似藥山。山云：「縛殺這漢也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如何？」藥山亦喚云：「某甲。」僧應諾。藥山云：「是作麼？」

拈云：紫玉喚于頤時，清風匝地，于頤應諾處，體露金波。莫道于頤未得，千聖亦不奈佗何。藥山雖然如是，爭奈這僧，未辯吉凶。

自味靈光怕黑風，向佗直道轉盲聾，聲中露體希人會，藥山紫玉意和同。

舉：百丈惟政禪師。師因入京，路逢官人，命喫飯，忽見驢鳴。官人召云：「頭陀！」師舉頭。官人卻指驢，師卻指官人，法眼別云：「但作驢鳴。」

拈云：爲口□上身，惹起塵埃，若不到裏，爭解驢鳴？且道，官人指，與百丈指，是同是別？不妨法眼全收。

驢嘶馬喚不回頭，古佛光中未肯休，解道探機無別物，相逢聊示指端頭。

舉：朗洲中邑洪恩禪師。仰山問：「如何得見性？」師云：「譬如屋，屋有六牕，外有一獼猴。東邊喚山山，山山應，如是六牕，俱喚俱應。」仰山禮謝，起云：「所蒙和尚譬喻，無不了知，更有一事，只如內獼猴，困睡時，外獼猴，欲與

相見時如何？」師下繩牀，執仰山手，作舞云：「山山與汝相見了。譬如螻蛄，在蚊子眼睫上作窠。向十字街頭，叫喚云：『土曠人希，相逢者少。』」

拈云：兩個鬻體，識破獼猴。喚山山應，作舞搖頭。土曠人希，兩泣風愁。爲甚如此？併卻咽喉。

舉得分明和得親，通方豈欲自瞞人？只要眞底無絲隔，狀若千燈一室明。

舉：百丈懷海禪師，上堂云：「併却咽喉唇吻，速道將來！」滄山云：「某甲不道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不辭與汝道，久後喪我兒孫！」五峯云：「和尚亦須併卻。」師云：「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」雲巖云：「某甲有道處，和尚舉。」師云：「併咽喉唇吻，速道將來！」雲巖云：「和尚有也未？」師云：「喪我兒孫！」拈云：懷海清靜，只不合許道將來，與佗兔角拄杖三十，不圖打草，且欲蛇驚。五峯滄山，脚跟不點地，賴遇徹骨相救之人。雲巖脫空，用本道有，則喪我兒孫。語默難申意，菩提本自圓。若還更不會。

舉：馬大師翫月次，師云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西堂藏云：「正好供養。」百丈云：「正好修行。」南泉拂袖便去。師云：「經入藏，禪歸海，唯有普願，獨超物

外。」

拈云：馬大師無可作，遇便臨時斟酌。西堂老也隨盤，百丈故意顛預。唯有南泉大麤生，受人澆潑未曾乾。

經入藏，禪歸海，普願靈，正常在。除非道滿月圓人，共話同知非向背。

舉：教云：「佛說利說衆生說，三世一時說！」

拈云：露柱聞者是佛說，燈籠和身轉，是利說，三家村裏，老婆子呼猪，是衆生說。問：「如何是三世一時說？」答：「春到時萬卉齊開，雲散時家家風月。若更不會，且歇。」

一音圓徧未嘗停，若樂同資不得名，敢借海潮千里韻，與君助發沒絃琴。

舉：百丈懷海禪師。師與滄山作務次，師問云：「有火也無？」滄山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滄山把一枝柴，吹三兩氣，過與師。師云：「如蟲蝕木。」師謂衆云：「有一人，長不喫飯，不道飢；有一人，終日喫飯，不道飽。」衆皆無對。

拈云：百丈老漢，拗直作曲。十二時中，更不幹當別事。只怕兒孫，暗歸夜去，扶

籬摸壁。賴得滄山，念念相應，所以百丈開口道，合口得。而況大衆，豈知有不喫飯者，常常飽；常喫飯者，度日飢？普菴則不然。將拄杖一時趲散。恐得一個趲不動者，請做粥飯主人。也要知道僧拄杖頭，具一隻眼。

百丈澄潭徹底，妙高峯湧洪波，滄山應不胡吹，飢飽莫令放過。

舉：教云：「關閉一切諸惡趣門，而生五道，以現其身。」

拈云：且道，諸惡趣門，作麼生關閉？遂拈拄杖，卓一下云：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。」卻放拄杖於原處云：「且喜沒交涉！而生五道，以現其身。」以手指畫云：「這一道，亦不消得，更現什麼其身？」

一中解無量，無量中解一，三千大千衆，一個爲也不識。啼笑成梵音，敲磕通消息，色空明暗中，摩訶般若力。

舉：百丈懷海禪師。馬祖上堂，大衆雲集，方升座，良久，師乃捲卻面前禮拜席，祖便下堂。師再參。馬祖見師來，取禪牀角頭拂子豎起。師云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。」祖掛拂子於舊處。師良久，祖云：「你已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爲人？」師遂取拂子豎起。祖云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。」師掛拂子於舊處，祖便喝。師值得三日耳

聾。

拈云：古人肯道，千里無來說法。升堂是何家具？百丈也是生鐵作肝心。馬大師又用渾金鑄額，大喝一聲三日聾，合口也道得得得。

臨時舒卷事幽微，人天交集有誰知？用處無心非即離，一聲雷震動須彌。

舉：僧問馬祖：「請和尚，離四句，絕百非，直指某甲西來意。」祖云：「我今日無心情，去問取智藏。」其僧乃問。智藏云：「汝何不問和尚？」僧云：「和尚令某甲，來問上座。」藏以手摩頭云：「今日頭痛，汝去問取海兄。」其僧又去問海。海云：「我到這裏，却不會。」僧乃舉似馬祖。祖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拈云：大小馬大師，被這僧問，直得無言抵對。及乎問智藏，智藏不免以大慈悲，爲這僧，摩頂授記，與佗同□（疑漏了「道」）智海。爭奈這僧，不肯承當。重申馬祖之前，不辨藏頭黑白。若不離四句，如何絕百非，直指西來意？西來意是：權教參智藏，黑白轉狐疑，妙得無非物，如如道不知。

舉：章敬暉禪師。有僧來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師云：「是是。」其僧又到南泉，亦繞南泉三匝，振錫而立。南泉云：「不是不是。此是風力所轉，始終成

壞。」僧云：「章敬道是，和尚爲什麼，道不是？」南泉云：「章敬則是，是汝不是。」

拈云：這僧用處無異，奈緣體理成虛。若不辨寶，爭識驪珠？章敬是即非是，南泉非即非。佛法眞子，終始無疑。有人勘得這僧破，贈伊一顆摩尼珠。○收

通宗透說，魂飛識滅，呈見無體，如水中月。金毛師子，說無說說，若人不會，弄巧成拙。

舉：鵝湖大義禪師。唐憲宗皇帝，詔入麟德殿論義。有法師問：「欲界無禪，禪居欲界，此土憑何而立禪？」師云：「法師只知欲界無禪，不知禪界無欲。」法師云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以手點空。法師無對。帝云：「法師講無數經論，只這一點，尚不奈何？」

拈云：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竅。是知禪律相論，名異體同。妙有妙無，禪宗第一。執有執無，律跳不出。以手點空，眼聾耳塞。更問如何？良久云：「且看客。」

古鏡堂堂不動光，自是揩磨不得方，一點□（疑爲「靈」）明合法衆，森羅萬象不能藏。

舉：鹽官齊安禪師，喚侍者：「將犀牛扇子來。」侍者云：「扇子破也。」師云：「扇子破，還我犀牛兒來。」侍者無對。投子代云：「不辭將出，恐頭角不全。」資福代作圓相，中心書牛字。石霜云：「若還和尚，即無也。」保福云：「和尚年尊，別請人好。」

拈云：侍者當時，只好向佗道：「和尚於什麼處失却牛？何必就我覓？」雖然恁麼，賴得侍者未見其牛，且喜沒交涉。投子、資福、石霜、保福，一狀領過。良久云：「勘破了也！」

團團如月晝難成，頭角完全鼻沒繩，非是學人藏隱物，雖然識破未通真。

舉：教云：「當知虛空生汝心內，猶如片雲，點太清裏。」

拈云：以手一點，云：「這個假名太清，雲在什麼處？○咄。」本自一身光大，妄認虛空捏怪，智者無欠無餘，愚者輪劫還債。

舉：鵝湖大義禪師。麟德殿說法次，問諸碩德曰：「行住坐臥，畢竟以何爲道？」對曰：「知者是道。」師曰：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安得知者是道乎？」有對曰：「無分別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动，安得無分別

則是道乎？有對曰：「四禪八定是道。」師云：「佛身無爲，不墮諸數，安在四禪八定是道也。」衆皆杜口。

拈云：鵝湖同誇大義，只管與人寐語。直得三更眼不開，天曉大明猶瞌睡。普庵一切不問，只請問長老：「只今是第幾義，願爲分明演說？我今要如是聞。」麟德殿光充六合，君臣合會少知音，老婆饒舌重重舉，杜口難開意氣深。

舉：芙蓉山大毓禪師。一日因行食，與龐居士，居士接食次。師云：「生心受施，淨名早訶，去此一機，居士還甘否？」居士云：「當時善現，豈不作家？」師云：「非關佗事。」居士云：「食到口邊，被佗奪却。」師乃下食。居士云：「不消一句。」

拈云：芙蓉老人，因行食次，壓良爲賤，賴遇龐公清露白。若不是龐老子時，愛佗一粒米，壞却十年糧。

淨名也好喫棒，愛弄心肝五臟，除非到裏脫頑機，不消一句超無量。

舉：鹽官齊安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」師云：「與我將那個淨瓶來。」僧即取淨瓶來。師云：「却送本處安置。」其僧送淨瓶本處，再徵前語。師

云：「古佛過去久矣。」

拈云：恁麼看鹽官答話，全無頭尾，又傷者此僧來往。更不識好惡，且作麼生判斷？良久云：「古佛現在久矣。」(贊)

本身盧舍意光周，碧雲間舉幾千秋；被人叩詰無私答，山自青青水自流。

舉：歸宗智常禪師，問新到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鳳翔來。」師云：「還將得那箇來否？」僧云：「將得來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僧以手從頂，擎棒呈之。師即舉手，作接勢，拋向背後。僧無語。師云：「這野狐精！」

拈云：知識勘辨，不漏絲髮。盲輩胡參，如霜入焰。歸宗問新到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這僧答處不別，寐語將來，伎倆虛呈，野狐失跡。

披雲帶雨鳳翔來，住色依聲眼不開；那個不曾通線縫？徒奔南嶽往天台。

舉：南泉普願禪師，示衆云：「道個如如，早是變也，今時師僧，須向異類中行始得。」歸宗云：「雖行畜生行，不得畜生報。」師云：「孟八郎，又與麼去也！」拈云：南泉道個如如，早是披毛戴角了也。帶類歸宗也與麼去。今時師僧，且作麼生行，好向東家作驢，西家作馬得麼。」

化身千百億，不得個相識，傷嗟今古人，誰是知恩力？

舉：鹽官齊安禪師。一日謂衆曰：「虛空爲鼓，須彌爲槌，什麼打得？」衆無對。有僧舉似南泉。泉云：「王老師不打這破鼓。」法眼別云：「王老師不打。」

拈云：莫道衆人不奈何，鹽官亦自下手不得。且道這鼓，用什麼皮鞞？闊多少？鼓槌長多少？東村王老師，頗知消息。此人不肯打這破鼓。若檢點將來，王老師合喫拄杖！此鼓圓通普震，不斷金聲，本自圓成，何曾破缺？唯有禾山解打，德山善歌，道吾解舞。雖然如是，也須放過一著。

一擊聞中宇宙寬，東西南北是誰鞞？須彌無縫槌相應，塵刹無空別骨鬪。

舉：歸宗智常禪師。僧問：「初心如何得個入處？」師敲鼎蓋三下。問：「還聞否？」僧云：「聞。」師云：「我何不聞？」師又敲三下。問：「還聞否？」僧云：「聞。」師云：「我何以聞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。」

拈云：歸宗巧盡拙出，若問初心，何須向末，頭上敲打？所以其僧將末聞。和尚無我，所以不聞。

初心入處不爲難，迷源逐境萬重山。觀音妙智慈悲力，連擊三聲體自閑。□□□□
(疑漏三字)去今何處？悠悠空鎖白雲關。

舉：五臺山鄧隱峯禪師。一日石頭和尚割草次，師在左邊，叉手而立。石頭飛割子，向師面前，割一株草。師云：「和尚只割得這個，不割得那個。」石頭提起割子。師接得割子，乃作割勢。石頭云：「汝只割得那箇，不割得這箇。」師無對。洞山代云：「還有堆阜麼？」

拈云：鄧隱峯當時見箇什麼？這箇那箇，是什麼？提起與接得，是什麼？若是鄧隱峯，真實不虛之時，合當只對得石頭和尚。洞山向平地上，起土堆，誰知幻化？琢磨初機，不是全通，皆成差別。

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後，忽然在前。石頭重舉，隱峯無言，若更不會，三千大千。

舉：歸宗智常禪師。刺史李渤問曰：「教中言，須彌納芥子，渤即不疑；芥子納須彌，莫不是妄談否？」師曰：「人傳使君，讀萬卷書籍，是否？」李曰：「然。」師曰：「摩頂至踵，如椰子樹大，萬卷書，向何處著？」李俛首而已。又問：「大

藏教，明得箇什麼邊事？」師舉拳示之云：「還會麼？」李曰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遮措大，拳頭也不識。」

拈云：須彌納芥子，泥牛吞雪；芥子納須彌，作麼生說？只好向佗道：「拈出芥子來！」若也會得，全體受用，苟成未然，使君無別。歎云：「這漢一粒芥子，尚不奈何；更問什麼藏教邊事？直須到□（疑爲「死」）不會。」

萬卷詩書難却易，片衣口飯易却難；說甚須彌和芥子？堂堂體露指風旛。

舉：南泉普願禪師。因東西兩堂，爭貓兒，師提起貓兒云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，即斬却也。」衆無對，師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師舉前話。趙州乃脫草鞋，戴頭上而出。師曰：「汝若在，即救得貓兒。」

拈云：南泉作這一解，險入地獄，如箭射。莫道貓兒喫劍，東西兩堂，一時失却性命，猶尚不知。賴遇趙州，向頭上安頭，救活南泉好。

臨時全提少作家，雲堂徒自臥烟霞；趙州一塞無餘欠，萬古彌堅應落花。

舉：鄧隱峯禪師。一日推車次，馬大師展脚，在路上坐。師云：「請師收足。」大師云：「已展不收。」師云：「已進不退。」乃推車，輾過，大師脚損。歸法堂，

執斧子云：「適來碾損老僧腳底出來。」師便出，於大師前引頸。大師乃置斧。
拈云：馬大師放，鄧隱峯收；推車輾足，父子風流。麤行禪和，著甚來由？
無相光中罕遇人，恐參未徹滯疑情；橫推直截何干礙？輾出靈明耀日新。

舉：南泉普願禪師。陸亘大夫問曰：「弟子家中，有一片石，或時坐，或時臥；如今擬鑄作佛，還得否？」師云：「得。」大夫云：「莫不得否？」師云：「不得不得。」雲巖云：「坐即佛，不坐即非佛。」洞山云：「不坐即佛，坐即非佛。」拈云：陸亘大夫，家中幸自無事，又且頓立一片石，坐臥又不得，作佛又不是。南泉連聲，下兩句「不得」，大夫轉轉眼盲耳塞。雲巖也是身閑心不閑，洞山正是心閑身不閑。要易會麼？○還汝佛！
個中須得意，□□又生疑；本不假修造，識破現圓如。

舉：百靈和尚。一日，龐居士，路次相逢。師云：「昔日居士，南獄得意句，還會舉向人也未？」居士云：「曾舉來！」師云：「舉向什麼人？」居士以手指云：「龐公。」師云：「直是妙德空生，也歎居士不及。」居士却問：「師得力句是誰知？」師便戴笠子而去。居士云：「善爲道途。」師一去，更不回首。

拈云：是人道，百靈贊歎龐公，唯我見龐公居士，被這長老，一杓惡水，劈頭澆潑，不少。及乎居士相問，直得無言祇對。

直入孤峯意甚深，相逢道伴少知音，無物堪比龐居士，分明解聽沒弦琴。

舉：南泉普願禪師。陸亘大夫向師道：「肇法師甚奇怪，道萬物同根，是非一體。」師指庭前牡丹花云：「陸亘大夫，時人見此一枝花，如夢相似。」大夫罔措。

拈云：陸亘大夫，學肇法師寐語，未了，南泉却到這裏，用計不成。普菴著語云：「牡丹花。」

紅黃碧綠是誰成？會得無不合天真；只這一株驚被（疑爲「破」）夢，令知大地百花新。

舉：石林和尚。一日龐居士來，乃豎起拂子云：「不落丹霞機，試道一句來！」居士奪却拂子，却豎起拳。師云：「正是丹靈機。」居士云：「與我不落看。」師云：「丹靈患啞，龐老患聾。」居士云：「恰是也，恰是也。」師無語。居士云：「向伊道，偶爾恁麼。」師亦無語。

拈云：石林豎拂，龐公意氣，不落有無，誰非誰是？若不解心，開眼打睡。○
達人相見無交涉，不落丹霞正自瞞，頗得龐公無二解，迎來送去一般般。

舉：南泉普願禪師。示衆云：「王老師要賣身，阿誰肯買？」一僧出云：「某甲買。」師云：「他不作貴價，不作賤價，汝作麼生買？」僧無對。臥龍代云：「屬某甲去也。」禾山代云：「是何道理？」趙州代云：「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袋子。」

拈云：南泉許多時，爲身作主。豈知今日家寒，一場敗缺？猶辛其僧，商量不成，若也買得，教誰擔負？臥龍愛使饒，禾山依本分，趙州下手忒遲。普菴著語云：「太尊貴。」

一個閑身用不盡，肯承當者奉相呈；黃金萬兩非堪比，東西南北至分明。

舉：潭州秀谿和尚。一日谷山問：「聲色純眞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亂道作麼？」谷山却從東邊，過西邊立。師云：「若不恁麼，即禍生也。」谷山却過東邊。師乃下禪牀。方行兩步，被谷山捉住云：「聲色純眞事，作麼生？」師便掌谷山。谷山云：「十年後，要箇人下茶，也無在。」師云：「要谷山老漢作麼？」谷

山呵呵大笑三聲。

拈云：谷山要與秀谿，同販海船，又恐秀谿無本。秀谿擬留谷山一宿，又怕谷山無可蓋覆。不免合窮，直至如是，所以谷山大笑三聲。普菴道：「谷山不是好人，此人笑裏有刀，諸人且照顧左右始得。」

萬仞峯撐沒底船，憑知有點海中燈；六月臥冰鋪瑞雪，大笑三聲作麼生？

舉：南泉普願禪師。與麻谷、歸宗，同去參禮南陽國師，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：「道得即去。」歸宗便於圓相中坐，麻谷作女人拜。師云：「恁麼即不去也。」歸宗云：「是什麼心行？」師相喚回，更不去禮國師。

拈云：這四大沒量，已德底漢，熬不成，癡不是，做盡鬼怪。究竟一切，出這國師圈子不得，不如相喚，休去歇去好。

日月燈光迥不俱，何須伴侶學真如？國師道在無相見，知音何處不文殊？

舉：滄山祐禪師。普請摘茶次，謂仰山曰：「終日摘茶，只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何不現形相見。」仰山撼茶樹。師云：「子只得用，不得體。」仰山云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良久。仰山云：「和尚即得體，不得用。」師云：「放子三十棒。」

玄覺云：「且道，過在什麼處？」

拈云：與子千金，不如教子一藝。是知欲行天下路，無過一藝精。滄山父子，體用雙影（「影」疑爲「彰」），悲智同運。此時摘茶園裏，大有人喪身失命。玄覺也不免隨佗，草裏走不住。

鼻孔遼天老古錐，入泥入水驚貧兒，死中得活機鋒疾，不斷玄風徹紫微。

舉：鄧隱峯禪師到南泉。泉指淨瓶云：「銅瓶是境，瓶中有水，不得動著境，與老僧，將水來。」師拈瓶，向南泉面前瀉。泉便休。

拈云：南泉一時共鄧隱峯說十二部大藏經教了，然不談一字，鄧隱峯聞五千四十八卷，寂淨無言。且道鄧隱峯，有無過犯？若道有過，南泉作麼生休得？若也無犯，爭奈觸著淨瓶了？試下口斷看。

師子全威境白（「白」疑爲「自」）聞，誰人敢扣鬼門關？除非體用知無我，瓶傾不出悟無難。」

舉：大慈和尚。示衆云：「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。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」洞山云：「我不恁麼道！」僧云：「作麼生道？」山云：「說取行不得底，

行取說不得底。」雲居云：「行時無說路，說時無行路，不說不行時，合行什麼路？」樂普云：「行說俱到，即本事無，行說俱不到，即本事在。」

拈云：大慈過去生中，只是一個繩墨都料。爲什麼如是？觀其所作，習氣猶在，只好教伊，離却言說丈尺寸，道將一句來！若也不道，與佗三拄杖，不得放過。洞山及乎到這裏，亦向百草頭上乞命。雲居已到，爭奈往復辛勤。樂普天明，猶寐語不住在。

無量光圓不動尊，亘今亘古語奚論？普雲彌布香芬馥，周行無住海幢門。

舉：長沙岑和尚。僧云：「南泉遷化，向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東家作驢，西家作馬。」僧云：「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要騎即騎，要下便下。」

拈云：大小長沙和尚，及乎到這裏，被僧一問，直得七縱八橫，依驢附馬。何況未超數量，學住有無。且道這僧，於長沙言下，死活如何？○（疑爲「參」）看？智者聊聞猛提取，莫待須臾失却頭。

百億化身唯佛知，含生經劫轉沉迷；空花水月分三界，一念歸元也太奇。

舉：滄山祐禪師。示衆云：「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，作一頭水牯牛去。左脇書五字

云：『滄山僧某甲』。此時喚滄山僧，又是水牯牛；喚作水牯牛，又是滄山僧。喚作什麼即得？」雲居代云：「師無異號。」資福代作圓相托起。

拈云：滄山雖得畜生身，不得畜生報。所以向此說彼，向彼說此，彼此一般，了無交涉。只好向滄山鼻孔裏一穿，教佗道一字也不得。雲居恁麼判斷，未免脚跟不點地在。資福患風不住，賴得不狂言，又較些子。

頭角完全不住行，滄山獨步驚聾盲；牧童未辯牛消息，至今落壘墮深坑。

舉：雲際師祖禪師，問南泉云：「摩尼珠，人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。如何是藏？」南泉云：「與汝往來者是藏。」師云：「不往來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亦是藏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珠？」南泉召云：「師祖！」師應諾。泉云：「去！汝不會我語。」

拈云：師祖發問，義徧乾坤，道得相似，入處無門。南泉徹底大慈悲，賓主和光表裏存。聲喚聲應，黑漆昆侖。咦！閻羅子可畏。

聞道摩尼無價珍，得來轉轉似孤貧；師祖未諳申一問，南泉應不亂傳人。

舉：長沙岑和尚，示偈云：「百尺竿頭坐底人，雖然得入未爲真，百尺竿頭須進

步，十方法界現全身。」僧問：「祇如百尺竿頭，如何進步？」師云：「朗州山，澧州水。」僧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四海五湖皇化裏。」

拈云：是人不奈何這長沙四句。只有者僧，敢近前打失落，猶少末後句在。

拈雲□（疑爲「翻」）浪透山川，獨掉孤峯般若船，度盡四生超彼岸，九年面壁少林傳。

舉：趙州諗禪師，問南泉：「知有底人，向什麼處休歇？」南泉云：「山下作牛去。」師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南泉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牕。」

拈云：趙州放，南泉收。若也未明端的，不消別處尋牛。猶如血脈洪灌，穿過罽覬，不會者，銅牆鐵壁；達能者，皎月澄秋。

知有之人不出頭，涅槃光裏度春秋；一條水牯金穿鼻，萬劫逍遙得自由。

舉：子湖巖蹤禪師，於中夜叫有賊，衆皆驚走。師到僧堂後架，把住一僧。叫云：「維那，捉得也，捉得也。」僧云：「不是某甲。」師云：「是即是，只是汝不肯承當。」

拈云：子湖於中夜，見日輪當午，所心急悲流，未免驚動罽覬，捉空成賊。非但臨

濟白拈，南泉到這裏，一場敗缺。我道這僧，多時失却性命，如今安肯敢當？風舞巖松人不會，謾施巧便轉悻悻；徹夜爲伊堅不信，未知何劫肯承當。□蒼天蒼天！

舉：趙州諗禪師，問一座主：「講什麼經？」主云：「涅槃經。」師云：「問一段義。得否？」云：「得。」師以脚踢空，吹一吹云：「是什麼義？」主云：「經中無此義。」師云：「五百力士揭石義。便道無？」

拈云：趙州深知座主瞌睡，又更與佗寐語一尙（「尙」疑爲「回」）。且道趙州以脚踢空，吹一吹，是什麼義？若更不會，畢竟瞞殺人！

踢一踢時吹一吹，金毛師子現全威；趙州用處形言絕，爭奈迷頭不肯歸。

舉：甘贄行者，於南泉設粥云：「請和尚念誦。」泉云：「甘贄行者，設粥，請大眾，爲狸奴白拈，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」贄乃禮拜，便出去。南泉却到廚內，打破鍋子。

拈云：甘贄不了死屍，充塞南泉鼻孔。帶累阿師，打破頑家具。露出一道金光，證明設粥。這一隊孤魂，猶尙不知時節。吽吽！只管喫，有什麼了期？

門外君子至，一切人不會，打這閑家具，甘贄與南泉。大地扶不起，爲甚扶不起？果報還如是。⑤。

舉：大隋法眞禪師。僧問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。未審此箇還壞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壞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隨佗去也？」師云：「隨佗去。」

拈云：大隋法眞，與這僧，入泥入水。只是這僧，扶籬摸壁，似隔千山。若是大隋，小腸狹肚，這僧難救。幸而大隋寬繫繩頭，幾乎走殺這野狐精。若普菴，當時纔見這僧擬開口，便拄却舌頭。忽然省解，免與文彩。

東西南北，通徹交過。悟者清涼，迷者大禍。隨流入流，法眞不墮。若未全提，誰敢擔荷？

舉：趙州諗禪師。僧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在青州，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

拈云：這僧開典庫三十年，尙不識一文錢。趙州八十年行脚，且不知有言語。要會機鋒親的處，直須穿領趙州衫。

循水尋流不見源，逢人相問豈堪言？知君背覺勞生解，謾語皆眞意普賢。

舉：雲巖掃地次，滄山云：「大區區生。」師云：「須知有不區區者。」滄山云：「恁麼即有第二月也。」師豎起掃帚云：「這個是幾月？」滄山低頭而去。玄沙聞云：「正是第二月。」

拈云：雲巖豎起掃帚之處，滄山滿口道不出，玄沙猶尚不放行。檢點將來，滄山幸然無事。惹起塵埃，末後喫佗一箸，永劫出頭不得。

等閑平地掃塵埃，須還知有肯相陪，悲風皓月猿啼急，窮子離家甚日回？

舉：關南道吾和尚，有時執木劍，橫在肩上作舞。僧問：「手中劍，什麼處得來？」師擲劍於地，僧却置師手中。師云：「什麼處得來？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容汝三日內，下取一語。」僧亦無對。師自代：「拈劍肩上。」作舞云：「恁麼始得。」

拈云：道吾獨泛孤舟，垂絲千尺，徧遊江海，罕見吞鈎。忽然綸驚，將謂洪鯨擺撥，及乎下手提取，却是個弄水蝦公，虛勞神用。

關南老婆橫木劍，不露鋒鋩大靈驗，擲下威光絕見聞，豐城獨卓無餘欠。(嘆)。

舉：陸亘大夫，問南泉云：「古人瓶中養一鵝，鵝漸長大，出瓶不得。如今不得毀

瓶，不得損鵝，作麼生得？」南泉召云：「大夫。」陸應諾。泉云：「出也。」拈云：究竟出不得。陸亘大夫，一生只究古人，出瓶不得之句，南泉善得不壞瓶鵝之體。所以一聲直拔，迷悟等平。透古穿今，爲真宗匠。試問參方，出也未？急速相會始得。

標宗立法大瞞人，意氣彌陀局局親；黑白不分難下手，放過一著大驚神。

舉：臨濟義玄禪師。黃檗一日普請鋤園，黃檗後至，師問訊，按鑿而立。黃檗曰：「莫是困也？」師云：「纔鑿地，何言困？」黃檗舉拄杖便打。師接杖，推倒黃檗，黃檗呼：「維那維那，扶起我來。」維那扶起曰：「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。」黃檗却打維那。師自鑿地云：「諸方即火葬，我這裏活埋。」

拈云：作家相見，如覲面之仇人。達士陳機，的箭鋒之相拄。徧歷十方，且無影像。一目法界，不落有無。豈似逐躁獵犬，趁塊狂盧；尋言著句，背覺勞生。虛名禪子，無益自佗。且如臨濟玄師，遇黃檗普請，現微標旨，智用無師。自然廓落，明妙希夷，維那向夢裏喫棒，臨濟於智海埋人。普菴要打黃檗，壓良爲賤相輕。如今欲覺斯人，直須先露眼睛。

心臟智寶少知音，全機付與水龍吟；忽然撞著無相似，誰解光和活死人？

舉：三聖慧然禪師。師到德山，才展坐具，德山云：「莫展炊巾，這裏無餽飯。」師云：「縱有也無著處。」德山以拄杖打師，師接住，却推德山向禪牀上。德山大笑，師哭蒼天而去。

拈云：大小德山，究竟不奈得一個三聖，何三聖又推倒這德山，永起不得？普菴著語云：「蒼天蒼天！且你諸人，作麼生商量？噓！放過一著。」

三聖戴角虎，德山獨眼龍；未展機先合，非言意已通。風雲融萬象，唉哭是誰同？死中若不活，爭免被佗籠。

舉：興化存獎禪師，謂克賓維那曰：「汝不久，爲唱導之師。」克賓曰：「我不入汝保社。」師曰：「會了不入？不會不入？」曰：「沒交涉。」師乃打之，白衆曰：「克賓維那，法戰不勝，令捨衣鉢錢五貫文，設纂飯，而趨出院。」

拈云：平地起土堆，且放興化過。爲甚克賓維那，向大雪山中，遭燄毒如是？若斷這一段公案不破，未是宗師。忽然東嶺露柱云：「我却解斷，克賓難扶。趨出院者，過犯彌天，生心受飯者，生陷地獄。」

察明表重驗虛無，不久堪爲唱導師；不覺驚動生滅相，臨時撮略顯精粗。

舉：杉洋菴主。有僧到參，師問：「阿誰？」曰：「杉洋菴主。」師曰：「是我。」僧便喝。師作噓聲。僧曰：「猶要棒在。」師便打。僧問：「菴主得什麼道理，後住此山？」師曰：「也欲通箇來由，又恐遭人點檢。」僧曰：「又爭免得？」師乃喝之。僧曰：「恰是。」師乃打之。其僧大笑而出。師曰：「大敗大敗！」

拈云：通方勘辨，未舉先知，沒巴鼻人，徒勞往返。我道，菴主與老僧，共得一隻眼。覷全不見，共成一個鼻孔。更不知香，未免大笑大敗。具眼者，還悉得麼？良久云：「筍。」

雲無蹤兮雨無跡，事理綿綿有何極？賣金須是買金人，這裏若真不相識。

舉：清峯楚禪師，訪白水，白水問：「樂普有生機一路，是否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

白水云：「止却生路，向熟路上來。」師云：「生路上，死人無數；熟路上，不著活漢。」白水云：「此是樂普的，你的做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豈但樂普，夾山亦不奈何？」白水云：「夾山何甚不奈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見道，生機一路。」

拈云：清峯幸自尊特，翠翠蒼蒼，不合撥動，一星子火，燒得赤剝刺噓；直至如今，也無住著。

見道不生機，生機不見道；青峯年年青，白水常浩浩。生熟路不通，迷悟俱不到，青白未萌前，樂普大深奧。咄！

舉：興化獎禪師。莊宗皇帝一日謂師曰：「朕收大梁，得一顆無價明珠，未有人酌價。」師曰：「君王之寶，誰敢酌價？」

拈曰：仁君達本，呈見無門；了利宗師，希逢作者。及其利者裏，相逢不拈出，舉意便知有。莊宗皇帝放一線道：興化掣電郎當，氣急殺人。展開誰解？子細點檢將來，興化澆潑過當，要須皂白分明，直應如是。○

觀面相呈也大奇，更無分別與遲疑；自從取得非離合，豈可虛明放過伊？精金百鍊方爲貴，脫體靈明絕見知。

舉：石頭希遷禪師，問新到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江西來。」師云：「見馬大師否？」僧云：「見。」師乃指一撮柴曰：「馬大師何似這箇？」僧無對。却回舉似馬大師。馬曰：「汝見撮柴大小？」僧云：「勿量大。」馬曰：「汝甚有力。」僧曰：「何也？」馬曰：「汝從南嶽負一撮柴，豈不是有力？」

拈曰：其僧好喫石頭棒，爲什麼如此？來處不分明。所以見馬大師，與柴成相。賴

得馬大師以慈悲，放一道光，灌鬪髓口；鬪髓亦放一道神光射馬大師身，嚇得普菴不敢出，石頭塔地不起。只倩竹葉相敲作彈指。歎曰：「傷嗟今古人，幾箇知恩力？」

妙指閑柴意馬師，失之千里費工夫；佛法不是這道理，拙用金毛作野狐。

舉：丹霞天然禪師，見忠國師，便展坐具。國師云：「不用不用。」師退步。國師云：「如是如是。」師却進前。國師云：「不是不是。」師繞國師一匝便出。國師云：「去聖時遙，三十年後，不見（「不見」疑爲「覓」）此漢也還難得。」

拈云：丹霞琢，國師磨；二龍閑戲，湧起洪波。若無主海大神，別人應不奈何。口說難窮意普通，世間希有義和同；三春萬卉皆含笑，裝點繁花只一風。

舉：藥山惟儼禪師。僧問：「學人擬歸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父母徧身紅爛，臥在荆棘林中，汝歸何所？」僧曰：「恁麼即不歸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汝却須歸去。汝若歸鄉，我示汝箇休糧方。」僧云：「便請。」師曰：「二時上堂，不須咬著一粒米。」

拈云：者僧已是扶籬摸壁，又被藥山堆放深坑。這僧揀定不放，未免一時拖泥帶

水。末後休糧，弄巧成拙。普菴豎起布毛云：「咩咩！」

提輪放線知深淺，把火燒山預辦宜；莫道逢場閑作戲，直須對病設良醫。

舉：華亭舡子和尙。善會和尚參禮次，師問曰：「座主住甚寺？」會曰：「寺即不住，住即不似。」師曰：「不似又不似箇什麼？」會曰：「目前無相似。」「何處學得來？」會曰：「非耳目之所到。」師笑曰：「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；離鈎三寸，速道速道。」會擬開口，師便以篙撞在水中。

拈云：風行雨至，師子相投；不犯烟塵，自然契合。若無船子應渡，善會不過；不得善會，也成辜負華亭。

孤舟不繫弄華亭，無限風光意氣清；善會不干於耳目，豈容聲色付元靈？

舉：藥山儼禪師。夜參不點燈，師垂語曰：「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兒，却向汝道。」時有僧曰：「特牛生兒也，何以不道？」師曰：「侍者把燈來。」其僧抽身入衆。雲巖後學似洞山，洞山云：「其僧却會，只是不肯禮拜。」

拈云：行住及坐臥，日月與燈光；世間出世間，悟者不相干。普菴則不然，我有一句子，直得石女生子，却向汝道。教這僧與大地人，開口道不得。可惜藥山，放過

此僧。雲巖長吐氣，洞山出白嵐。語言應三昧，希友參諸方，且道參誰？○。刹土微塵，總出不得。

沒眼休談見藥山，免將明暗警盲參；特牛生子猶爲易，石女生兒豈似凡？孤明獨朗光無二，只恐癡猿攪碧潭。

舉：高沙彌住菴後，雨裏來看藥山。藥山云：「你來也。」師云：「是。」山云：「可殺濕。」師曰：「不打這鼓笛。」雲巖云：「皮也無，打甚麼鼓？」道吾云：「鼓也無，打什麼皮？」山云：「今日大好曲調。」

拈云：小谿還海，海納而豈有二源？悟子親師，師許而意無別理。若到裏許，直是盡十分諸佛，那更放出歷代祖師？爛嚼父母六親，到處豈存含識？所以古人道：「不壞假名，心談實相。」玄沙云：「用處不換機，心外無別法。」然雖如是，不妨打鼓弄琵琶。還佗一會家。諸人且道，藥山、高沙彌，雲巖、道吾，只今在什麼處舉揚般若？

信地無閑處，知心用不非；微塵佛國土，妙在一毫釐。應當如是見，所說但隨宜；古錐無做作，謾把布毛吹。

舉：石室善導和尚，一夕與仰山翫月，仰山問云：「這月尖時，圓相什麼處去？圓時，尖相向什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尖時圓相隱，圓時尖相在。」雲巖云：「尖時圓相在，圓時無尖相。」道吾云：「尖時亦不尖，圓相亦不圓。」

拈云：石室一夜，與仰山寐語，驚動雲巖道吾，無故於天曉做賊，不肯認贓。若還不是，普菴這裏，實難勘破。普菴好好向三十夜，共釋迦老子與三世諸佛翫月之次，敢問山河大地，色空明暗，這月即今在什麼處？還有人敢出頭來，祇對得老僧一言半句，便教佗遍身紅爛，墮坑落塹，不留毫髮許。

青天白日常相應，眼明方曉獼猴鏡；自從曠劫不揩磨，知音謾舉無生令。

舉：德山宣鑑禪師。師抵於滄山，從法堂西過東，回視方丈，滄山無語。師云：「無也無也。」師出至僧堂前，乃曰：「然雖如此，不得草草。」遂具威儀上參。纔跨門提起坐具，喚云：「和尚。」滄山擬取拂子，師喝之，揚袂而出。

拈云：師子出窟，羣獸驚忙。巨虎踞巖，野犴難過。忽遇箇降龍伏虎，文珠普賢，披毛戴角且歸邊，隻眼無頭印空坐。正當恁麼時，滄山、德山共一箇鼻孔。所以諸方行脚，無眼者不肯信，還肯信普菴麼？自云：「者弄影漢，最難信。最難信。」難信難聞獨眼龍，布雲施雨覓無蹤；却被普賢穿却鼻，如今衆信永無窮。

舉：洞山价禪師示衆云：「兄弟初秋夏末，或東或西，直須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。」又曰：「只如萬里無寸草處，且作麼生去？」顧視衆云：「欲知此事，須枯木上生花，方與佗合。」石霜聞云：「出門便是草。」後明安云：「直得不出門，亦是曼曼地。」

拈云：洞山吐氣清健，竭力爲人，尙未免向犁觜端添鐵。石霜大寒生也，隨佗向冰上加凍。只得明安尊貴，較些子，又和茅搭草。普菴子細看來，不得一箇靈利。遂拈起拄杖子云：若不得這箇，永不靈利。拋下拄杖子，良久云：會麼？

萬里草不生，三昧號無諍；夢遊觀玉境，畢竟是誰行？在處曼曼地，只道無兩般；法門非出入，學者莫顛預。

舉：漸源仲興禪師。一日隨道吾弔喪，師以手撫棺曰：「生耶？死耶？」吾曰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」師曰：「爲什麼不道？」吾曰：「不道，不道。」弔畢同回，途次，師曰：「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，倘更不道，即打去也。」吾曰：「打即任打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」師遂打吾數拳。却往石霜，舉前問，石霜曰：「汝不見道吾道：『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』」師乃大悟。

拈云：漸源夢中問生死，道吾白日被鬼打。賴遇石霜連忙叫醒。

帶識髑髏撥死屍，箇中許道實難爲；任渠碎我骨消散，終須不賺釋迦兒。

舉：清平令導禪師。師問翠微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？」微曰：「待無人，即向汝道。」師良久曰：「無人也，請和尚說。」翠微下禪牀，引入竹園。師曰：「無人也，請和尚說。」微指竹云：「這竿得恁麼長，那竿得恁麼短。」

拈云：清平本自常樂，不肯心休。因問而迷入筠林，却分長短。判曰：「翠微指竹示清平，試問靈丹成未成？若將聲色依宗匠，劫盡參玄不契津。」普菴則不然。設有人問西來的的意，豎箇指端。良久云：會麼？若也會得，只如是；若也不會，免更教佗上山入水。

令導禪和翠微峯，鐵壁銅牆路不同；遙指雙林是歸處，至今猶尙鬼籠通。

舉：投子大同禪師。趙州途中相遇，問曰：「莫是投子山主麼？」師云：「茶鹽錢乞一箇。」趙州即先到菴中坐，師後携一瓶油歸菴。趙州曰：「久嚮投子，到來只是箇賣油翁。」師曰：「汝只見賣油翁，且不識投子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投子？」師提起瓶云：「油油！」

拈云：不合投子容易，放過趙州，致令趙州劈心坐却一切聖凡箇；及乎投子回來，

且無奈藏身插足處，更說什麼油？若教普菴當時途中邂逅，一場敗闕非細。只今敢問諸人：「還見投子麼？」良久，默顧左右曰：「只這花十八難養。」古人投子續宗枝，相逢作者便呈機；含光知有菴中主，提起油瓶應不疑。

舉：石霜慶諸禪師。師在滄山爲米頭，一日在寮內篩米次，滄山云：「施主物莫拋撒。」師云：「不拋撒。」滄山於地上拾得一粒。云：「汝道不拋撒，這箇是什麼處得來？」師無對。滄山又云：「莫欺這一粒子，百千粒從這一粒生。」師曰：「百千粒從從這一粒生，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？」滄山呵呵笑歸方丈。晚上堂云：「大衆，米裏有蟲！」

拈云：石霜和米連天白，詰問元來應不得；莫令拋撒卒難收，免被邪魔外道嚇。且道石霜有見解？無見解？若有見解，爲什麼却無對？若無見解，爲什麼滄（疑漏「山」）說不得，呵呵大笑歸方丈？試斷看！滄山道：「米裏有蟲！」普菴道：「蟲裏有米。」不會者，開口寒喉。悟解者，不妨插嘴。咄！道人到處，全示眞如；若求言句，未免區區。

舉：漸源興禪師。一日，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，從西過東。石霜曰：「作

麼？」師曰：「覓先師靈骨。」霜曰：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覓什麼先師靈骨？」師曰：「正好著力。」霜曰：「這裏針筭不入，著什麼力？」師持鍬子肩上行。太原孚云：「先師靈骨猶在。」

拈云：漸源尋先師靈骨，未免東西；石霜正瓦解冰消，洪波白浪。且道這一等盡是參方見解，似分差別。若還太原孚上座不加四字，先師靈，愈不現；骨更難尋。普菴老人拈一塊土云：「靈骨靈骨，恍恍惚惚；孚兄孚兄，杳杳冥冥。」却拋土於地，顧視左右云：「還知落處麼？」

探宗勘辨要當人，劫火燄中攤眼睛；漸源頓入洪波裏，直至如今不見形。

舉：洞山价禪師。問太長老云：「有一物，上拄天，下拄地，常在動用中，黑似漆。過在什麼處？」太曰：「過在動用。」師乃咄云：「出去！」

拈云：洞山只瞞太長老。若問普菴老人：「有一物，上拄天，下拄地，常在動用中，黑似漆。過在什麼處？」便與佗三十拄杖了。却問价禪師：「未有天地時，此物拄箇什麼？快道快道！」若恁麼，免被佗喝出。

洞山活計未全包，太老鑽龜罕辨爻；有物先天非相貌，豈干動用色相交？

舉：黃山月輪禪師。一日，夾山抗聲問曰：「子是什麼處人？」師曰：「閩中人。」夾山云：「還識老僧否？」師曰：「和尚還識學人否？」夾山曰：「不然，子且還老僧草鞋錢；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即不識和尚，未審江陵米作麼價？」夾山曰：「子善能哮吼。」

拈云：黃山月輪，無物不照；夾山草鞋，價值難酬。恁麼則兩箇不鑑識，一箇亦不識。江陵米折草鞋錢，善能哮吼通消息。咄！

不識是真識有心，識心徧處不求人；江陵米滿元無價，師子全威畫不成。

舉：僧問洛浦：「學人擬歸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家破人亡，子歸何處？」僧曰：「恁麼即不歸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庭前殘雪日輪消，室內遊塵遣誰掃？」

拈云：這僧聞道家破，見說人亡，便不敢歸鄉。普菴無可故作。即今爲洛浦舉哀，一時蒼天蒼天！

家不破兮人不亡，設機不應轉郎當；龜毛拂子呵呵笑，六月炎天好大霜。

舉：雲居道膺禪師。僧問：「羚羊掛角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又曰：「會麼？」僧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，無蹤跡。」有僧舉似趙州。州云：

「雲居師兄猶在。」僧乃問：「羚羊掛角時如何？」趙州云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拈云：雲居答話無頭腦，所以道六六三十六；這僧問處沒人情，未免羚羊掛角。會與不會且置。設若這僧問普菴：「羚羊掛角時如何？」「九九八十一。」衲僧眼似漆；扶籬摸壁不知臊，掛角羚羊也不識。○咬

舉：乾峯示衆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。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」雲門出衆云：「昨日有人，從天台來，却往南獄去。」峯下座云：「明日不得普請。」

拈云：乾峯開口，月朗風清。雲門答處妙湛，除非知有之人，動靜是誰聽探？普菴則不然。一舉便得，二舉不得放過；三舉不及第。且道落在什麼處？

釋梵天帝，寶冠履地；不誦華嚴，佛不富貴。離四句非，絕百非是；絕百非非，離四句易。

舉：欽山文邃禪師。師入浴院，見僧踏水輪；僧見師，乃下不審。師曰：「幸自碌碌地轉，何須却恁麼。」僧云：「不恁麼又爭得？」師曰：「若恁麼，欽山眼堪作什麼也？」僧曰：「作麼生是師眼？」師乃以手作撥眉勢。僧云：「和尚又得恁麼？」師云：「是是。爲我恁麼，便不得恁麼。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索戰無功，一

場氣悶。」良久問僧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欽山爲汝擔一擔。」

拈云：欽山隨流認得性，其僧雖然碌碌地。正當恁麼時，不曾看見欽山，且作麼生？免得這老和尚道，爲汝擔一擔。具眼者不妨注脚。

一撥眉毛露眼睛，只傷底許沒瞳人；燈籠開口呵呵笑，衲僧和夢踏車輪。

舉：玄沙師備禪師垂語云：「諸方老宿，盡道接物利生；且問汝，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，汝作麼生接？若拈槌豎拂，佗眼且不見；共佗說話，佗又不聞，口復啞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」時有僧出曰：「三種病人，和尚還許商量否？」師曰：「許汝作麼生商量。」其僧珍重使出。師曰：「不是不是。」羅漢云：「桂琛現有眼耳，和尚作麼生接？」中塔曰：「三種病人，只今在什麼處？」

拈云：玄沙大師雖有截斷衆流之辯，爭奈只醫得箇無眼耳鼻舌身意人病。這箇人，本自無病，設若醫得安樂，不爲好手。羅漢橫生頭角，無下稍也。中塔不奈冬瓜，何破瓠子？普菴向諸人鼻孔裏高聲叫：「玄沙玄沙，且照顧自己風發也。」

古今學道與參禪，未諳眼耳妙言詮；一粒玄沙無住本，時時與販海南船。○快度

舉：龍濟山紹脩山主示衆云：「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；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會。聖人若會，即是凡夫；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。此兩語一理二義，若人辨得，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，若辨不得，莫道不疑。」

拈云：脩山主老老大大，拄杖亦不把。只與麼草裏鑽，水裏走，著甚來由？普菴拈起拄杖云：「這箇吞却聖凡了，如今處處穩便阿，」却擲下拄杖，目周回游，良久云：「莫道不疑！」

龍濟與雲雨徧施，聖凡不落與誰齊？能持地藏無空印，具足圓方始不疑。

舉：雪峯示衆云：「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；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。」玄沙指面前火爐云：「火爐闊多少？」峯云：「似古鏡闊。」沙云：「老漢脚跟未點地在！」

拈云：雪峯示衆，有口無心；玄沙相應，有心無口。且道雪峯世界在古鏡裏？古鏡在世界裏？若也未活，且向玄沙火爐裏烹煉世界，揩拭元光；直待失却水月空花，塵塵不昧始得。

鏡含世界幾千春，非相非形假立名；汨沒未嘗離鏡體，憐生誰合飲光人？

舉：洞山問雲居膺。「大闡提人殺父害母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。如是種種，孝養何在？」雲居云：「始得孝養。」自爾洞山許之，爲室中領袖。

拈云：一法界中，唯有洞山觀見，作大五逆人是孝順子，行持孝順爲大五逆人。如今普菴將什麼爲孝養？瞪目四顧，良久云：「在在處處不識佛父母。」又問：「如何行五逆？」答：「羊羹細酒，齋餅饅頭。騎馬底騎馬，牽牛底牽牛。也有橫吹孤笛，也有拍掌鳴謳。唯獨一般不可說，雪人火裏趙楊州。」

大秤秤不起，小斗量不盡；無量劫即今，無不是心印。

舉：夾山爲渡子時，有一婆子，抱一孩兒上船云：「呈橈舞棹都不問，且道婆子手中孩兒，甚處得來？」夾山以橈子便打。婆子云：「婆婆有六箇孩兒，五箇不遇善知識，只這箇，也不消得！」遂拋向江中。夾山乃吐舌。

拈云：諸方道：「夾山與麼時，打著這婆婆？」普菴見這婆子，與夾山共一足，共隻眼，一箇口。說又說不得，去又去不得，見又見不得。孩兒則不問，作麼生分別夾山吐舌之處？

船子寥寥載不空，幾回明月弄清風；呈橈舞棹無佗事，只欲教人解六通。

舉：雪峯云：「飯籬邊坐餓死人，臨河渴死漢。」玄沙云：「飯籬裏坐餓死漢，水裏沒頭浸渴死漢。」雲門云：「通身是飯，通身是水。」

拈云：大小雪峯，及乎到這裏，未免破一作二。普菴念呪曰：「婆噓吃噉，拈却飯籠邊死人，婆訶。」這一粒，玄沙無端被雪老引入飯裏水裏。如今大地生靈飲水喫飯，且子細照顧。雖是玄沙，也能殺人，也能活人。祇有雲門老漢，吞聲忍氣，不能管得，所以和泥合水。

何處無雲不是門？藏鋒不露理難論；雪峯未盡玄沙意，惹得村人村又村。

舉：教云：「城東老母，與佛同時而生，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。每見佛來，即便回避。周回上下，皆避不得，乃以手掩面。十指掌中，悉皆見佛。」

拈云：咄！這老婆子，也是沒量已德。與佛同時，不二不生，既是取捨不得，便好堂中穩坐；飯來開口，箸來伸手，無端作得許多捏怪，教壞人家男女。若當時教普菴一見婆子，連佛一時埋却。只存箇弄影漢，時時與人方便。行住坐臥，豈不快哉！又云：「如今亦不欠少。」

似水煎茶待故人，知音喫了笑忻忻；茶水本來無一說，楊眉早是自瞞心。

舉：永嘉大師云：「無相無空無不空，即是如來真實相。」

拈云：子細思量，永嘉大師恁麼說話，都無頭腦。如今一念棄捨塵緣，到處參尋知識。柳樛橫肩，盡是學佛知見；究生死一段大事，作麼生？相也無，空也無，不空又無，却教學人向什麼處摸索？○咦！不可說，不可說中又不可說，究竟如是。

拈古談今我尚無，木奴草女辨工夫；草木恰知非外物，含靈那信自毗盧？

舉：雪峯普請畚田。見一蛇，以杖挑起，召大眾云：「看看！」以刀芟爲兩斷。玄沙以杖拋向背後，更不顧視。衆愕然。雪峯曰：「俊哉！」

拈云：雪峯大修行人，不合斬蛇。據令判斷，這漢永不得復來世界，來作人身。玄沙雖不干事，不合對面移屍，與佗兔角拄杖三十，再歸遠行地，大難大難。爲衆竭力，著甚來由？驀提起拄杖子云：「更有箇在！」又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

飛空著地情依識，大地山河情識磨；色空明暗無相似，挑起虵（蛇俗字）時會也麼？

舉：九峯在石霜爲侍者時，石霜遷化。衆欲請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。峯云：「待某甲問過。若會先師意，一依先師事奉。」遂問云：「先師道：『休去歇去，冷湫湫

地去，一念萬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廟香爐去，一條白練去。」餘則不問，如何是一條白練去？冷啾啾地去，你作麼生會？」座云：「一色邊事。」峯云：「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。」座云：「你不肯我那？裝香來，我若不會先師意，香煙起處，脫去不得。」言訖脫去。峯撫背云：「坐脫立亡則不無，先師意，未會在。」

拈云：九峯恁麼擔板，第一座鐵打肝心。檢點將來，九峯有過。且道過在甚處？香煙起處。普菴若許云：「蒼天蒼天，逼人至死。」

立亡坐脫不爲奇，石霜遷化少人知；九峯師子連天吼，剎那驚殺野狐狸。

舉：教云：「未離兜率，早降王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」

拈云：衆生與諸佛，是諸法空相。離降出度，不生不滅。雪埋糞坑，不垢不淨。擔水投河，不增不減。

打開兜率露王宮，摩耶夫人沒老去；淨飯國王生太子，字字言言說脫空。○噓！

舉：玄沙雪峯遊山次。玄沙云：「我如今大用去，和尚且作麼生？」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，沙作斫牌勢。峯云：「你親到靈山，方得如此。」玄沙云：「也只是自家底。」

拈云：雪峯玄沙，父子同行。遊山非二，玄沙也忽然寐語；雪峯又等閑捏怪。家活又不欠不少，行貨且無買無賣。當初若遇普菴，未免一場敗闕。玄沙大用，雪峯三弄；大地山河，六徧震動。

舉：教云：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雲門云：「當時若教我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
拈云：若是世尊，應不初生。又更伸手舉足，目顧四方，爭人奪我，却向有佛處稱尊。莫道雲門不放過？驀拈拄杖，瞪目周旋。良久云：「慚愧！且得十方常常清淨。」拋下拄杖子，却問諸人：「還知落處麼？若也未會，說夢了也。」日裏不可道人，夜裏不可說鬼；無量劫來成道，一時都在這裏。

舉：丹霞訪忠國師，逢國師侍者，霞問：「國師在麼？」侍者云：「在即在，佛眼亦不見。」霞云：「龍生龍子，鳳生鳳兒。」侍者舉似國師，國師打侍者二十拄杖。

拈云：丹霞不會爲客，所以煩惱主人；侍者學得國師語，不會國師行，却被丹霞將

惡水潑一趟，又復喫國師拄杖二十。諸人且道：「國師打侍者，有何意？」代云：「千手大悲，也摸索不著。」

三脚驢子弄蹄行，只欲途中拶後生；一片丹霞塵不染，包藏萬有豈稱能？

舉：玄沙上堂，大眾集定，驀拈拄杖，趕散大眾。後云：「老僧今日作一解，險入地獄如箭射。」侍者云：「且喜和尚，再復人身。」

拈云：人道玄沙不可得，我道玄沙恰似一箇打野狸漢。若救得玄沙出地獄，便是解脫人；若救不得，隨佗入地獄去。

魚在岸時活不久，人落深淵當下亡；川陸誰知同一性？恰如地獄與天堂。

舉：雪峯遷化，玄沙爲喪主，集大眾煎茶。拈起盞子云：「諸人若道得，先師無過；若道不得，過在先師。」如是三問，俱無對。沙撲碎盞子，歸方丈。

拈云：我道玄沙不解作喪主，所以道先師有過無過；若會做喪主，自合當連皮和骨一時埋却。且要免得一場打家碎事，驚嚇鬻。普菴既到這裏，安可無聲？將鼻孔云：「嗚呼哀哉！伏惟尙饗。」

無相光中弄影人，形同異類性天真；披毛戴角冰和水，削髮披衣水合冰。

舉：有僧遊五臺山，問一婆子云：「臺山路，向什麼處去？」婆子云：「驀直去。」僧便去。婆子云：「又恁麼去也？」其僧舉似趙州。州云：「我去勘破這婆子。」州明日便去，問：「臺山路，向什麼處去？」婆子云：「驀直去！」州便去。婆子云：「又恁麼去也？」州歸謂僧曰：「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！」

拈云：無人知趙州，不動步而到臺山，不開口而勘破婆子了也。諸人若信婆子道，便驀直去；若信不及，又與麼去也！

古人遺意不留言，婆子臺山著一邊；識得臺山婆子了，趙州消息沒休年。

舉：趙州從諗禪師在南泉作火頭，一日閉却門，叫云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衆皆到。

師曰：「道得即開門。」衆無對。南泉將鎖匙，於牕間過與師，師便開門。

拈云：明知趙州這老漢，正在水裏火發，叫起一隊半聾半瞽，扶籬摸壁，有什麼益處？猶賴南泉脚跟不點地，將水救水，深慶無事。

趙州火急要人成，大衆渾無半眼親；騎箇金毛游物外，南泉滴滴意深深。

普為出資及讚誦受持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消除宿現業
增長諸福慧
圓成勝善根
所有刀兵劫
及與饑饉等
悉皆盡滅除
人各習禮讓
讀誦受持人
輾轉流通者
現眷咸安樂
先亡獲超昇
風雨常調順
人民悉康寧
法界諸含識
同證無上道

佛曆二五五六年／西元二〇一二年五月

恭印：一二〇〇本

流水號：10344
書號：CH954-06

統宗判元錄

發行人：林國營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：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>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
電話：(011) 2395119 傳真：(011) 2399134 2399135

劃撥戶名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：〇七六九九七九

銀行名稱：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（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）

銀行帳號：五八〇二一〇一一九三三一一三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(一)親臨本會三樓講堂。(二)利用傳真：(02) 23965959

(三)撥打電話：(02) 23951198 分機：11、12

(四)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/books/>。(五)寫信指定：本會法寶流通股。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考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；儘量少用電話，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，並請詳寫經書名稱、冊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若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且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。

◎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（請勿增刪）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。

◎本會交通：

※捷運：善導寺站5號出口，至杭州南路右轉，過兩個紅綠燈。

※公車站牌：審計部站→212、299、232、205、276、605、257、262

台北商業技術學院→253、297、237 仁愛路一段→222、297

開南商工→208、295、297、15、22、671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